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日最

◀號三零百一第▶

日九念月九年二十  
日九十月八年亥癸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本報辦法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  
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  
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普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角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嘉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

## 招收練習生

本社編輯部發行部。各招練習生一名。待遇供膳不供宿。期升任職員。酌予優給。凡有高小學畢業程度。年齡在十五至二十之間。身居本埠能有妥實保證者。請親筆繕函。備述年齡籍貫學業經驗家世等等。或於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來社面洽。不合恕不作覆。良晨好友社佈

鵲聲週報第十一期已到良晨好友社代理發行

## 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每號至少二十份。每份批價大洋七釐。每號銷至百份以外者。每份批價大洋六厘。有意承銷者。請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至何號暫止。每號需報若干份。即合批價。將款繳來本社。常即遵照辦理。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 有意賜登本報廣告者

如有所詢問或商確。儘請投函本社。當竭誠奉答。本埠並可派人趨前接洽一切。良晨好友社廣告部佈

## 大江集

係胡懷琛先生之詩集。現已再版。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加寄費二分。良晨好友社代售。

## ▲尊處亦需印刷否？

良晨好友社承印部。承印書籍報章。一切零星印件。排式美觀。印刷清朗。出貨迅速。定價低廉。約期不誤。外埠委印。代爲細校。郵送之費。敝處擔任。有意委印者。請將需印之件。加以說明。函寄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 歐亨利號(上)

### 歐亨利傳

朱維基

#### 第一章 生長在美國的北卡洛林那省

綠波落 北卡洛林那省的綠波落(GREENSBORO)是一處純真樸實的小地方。人民都有平民的精神。都有好學的志向。四面既無近代實業工廠的喧囂。人口又很稀少。在這個安靜而快樂的社會裏。威廉·西南·包德·(WILLIAM SYDNEY PORTER)漸漸的生長起來了。



母親是酷嗜文藝的。據說伊曾做過詩。伊的父親(便是歐亨利的外祖父)曾做過綠波落愛國報的主

▼歐亨利的父母 歐亨利的父親歐家農·包德·是一個很有名的醫生。他在晚年的時候不十分操醫業。但盡力於發明事業。歐亨利的

筆。所以歐亨利文藝的天才。至少可說是遺傳的罷。

▼「麗娜小姐」 如果要說歐亨利早年所受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提

起他的伯母夏娃麗娜小姐了。(人家都叫伊「麗娜小姐」)自從他的母親死後。(那時歐亨利年紀還小呢)麗娜小姐便管理他們的家事。並且在西街包德住宅的隔壁開了一所私塾。歐亨利的教育。除了一二學期的分級學校的教育外。都是在這一所私塾裏受的。麗娜小姐常常選了許多好書。在休息的時間。讀給伊的學生聽。這些學生以後的生活。單是從這一項不是必修的功課上。已經受了不少的影響。

####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在每星期五的晚上。這些學生一定在伊家裏聚集。不是讀書。便是談故事。他們還有東西吃。他們且有講故事的遊戲。一個人起頭講。其餘的人輪流着講。直到把那故事講完為止。麗娜小姐和歐亨利所講的。總是很有趣味的。在夏天的時候。有野外晚餐和釣魚遊戲。秋天有棒栗和胡桃的採集。春天有野花競採的遊戲。都是麗娜小姐做指導員的。在這些日子。歐亨利的藝術天才已很顯著。有人預說他要跟隨他的血親諷刺畫家湯伏斯。但是他的文學本能仍在那裏。沒有消滅。

▼叔父的藥房 經過這短期的學校時代。歐亨利便在他叔父的藥

房裏。當一個開藥方的書記。他藝術家 and 著作家的天才便是在那裏發芽的。在那時候。他叔父的藥房是全鎮的社交俱樂部。後室常有象棋之戲。藥方櫃後面的舊火爐四周。常圍坐着審判官。團長。醫生。和其他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在那裏議論國家的大事。國家的前途。和其他的事情。這班人希奇古怪。無所不有。歐亨利都把他們遷在紙上。自己畫了插圖。寫成了諷刺的喜劇。便讀給他們聽。授給他們看。他畫的圖很切合人生。他們的特性都給他捉住了。在那時候。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歐亨利常同朋友到夕陽斜照的山上去消磨長午。仰臥在綠茵的草地上。上

面遮蔭着密密的棕色金雀花叢。看着蔚藍色的天空。幻想着。盤算着。談話着。翻開書來讀着。他是大自然懇切的愛慕者。幻想者。思想者。和不斷的讀書者。他的為人。是誠心而穩健。易感如婦女。急於認錯。清潔可敬。

▼離開了綠波落 在一八八二年霍爾博士和其夫人到且克薩斯省去望他們兩個兒子。歐亨利和他們一同去。因為歐亨利的身體軟弱。不宜常住於藥房中。從此以後。他沒有在綠波落住過。但是綠波落在他心裏決不是完全湮滅的。

●第二章 在且克薩斯省的日子

▼著作生涯的開端 歐亨利在且



十七年後的

▼仍售特價大洋五角  
▼寄費免加郵票通用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影縮頁一之的後年七十)

羅蘭轉後聽說與伊新娘怎樣的美麗消有怎樣的  
喜感。伊呆呆聽着不作一聲。伊的女兒把話講完了。  
伊還側耳聽着。只管出神。  
從此斜陽將沒的時候。寂寞河旁。又添了一種點綴。  
品就是那新婚夫婦的並肩雙影。植夫人每從臨河  
的玻璃窗中。隔着紗幔向外偷看他倆常見他倆手  
牽柳枝。口吻微動。一舉手一投足。在在都含情意。  
有時兩人隱身在大柳樹背後。走得格外相近。動作却  
看不清楚。怕夫人也不忍細瞧。勉強掉頭回來。恰巧  
伊女兒的目光。對準伊的面龐。使伊不得不低下頭  
去。如此情形。不止一次。弄得露茜也莫名其妙。

(二) 寶書

一個月，中這寂寞村中來往的信件，也不滿二十封。所以郵差每天算有兩班，却走過得很快。有要寄信

墨土綿

纏綿集是張枕綠先生的傑作。以文言筆記體。專記中外哀豔的事。有二十餘篇。一百餘頁。在印刷中。特此預告。

良晨好友社。

良晨好友社。

是張枕綠的社會小說集

夥友之面・畢業文憑之代價・  
 電光裏・將來國民之母・牌與  
 爺・無錢之罪等十三篇  
 ■點綴  
 瘦鵲作序・鈍根題簽・丁悚繪  
 X光照魅圖封面・  
 ■價目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發行所  
 上海良晨好友社・

萬奇全書

奇怪稱人篇實西此  
書・奇讀・情又書  
・好・了編・奇內  
奇也・成共又容  
者要便一一趣・  
快噴不冊百的紀  
讀噴拍・六實載  
此稱案令十事泰

▼每册大洋二角寄費免加  
▼上海良辰好友社發行



克薩省看見了一種新的生活。這種生活各種的樣式和冒險充滿於他腦海裏。便都是他後來做小說的材料了。在這裏他用了精密的觀察。得着他描寫西部人物和西部風景的範本了。他在旁邊觀察很可入畫的生活。但是他並不享受。雖然他熱誠的同情和活潑的想像。已足使他融化在這種生活的精神裏面了。他到霍爾的牧場去養身體。他便在那裏寫了西部生活的第一篇小說。但是寫了即行毀去。他在那裏替一本書畫了一套很著名的插圖。但是那本書不會付梓。

的平民者。他的想像雖然高如天。但是從雲端裏低下頭來時。他也很注意人生每日污濁的喜劇。他的小說集「四百萬」裏面描寫的。上自回教主臘司乞的浪漫史。下至店女和酒保的冒險史。就是他所經歷藥房書記日子和銀行書記時代的旦克薩斯省。他也覺得滑稽。浪漫。和奇特。

那個時候。山城四人合唱團是交際場中的中心點。星期日的教會幾無處無其足跡。歐亨利不但善於音樂。他又是一個跳舞的能手。跳舞場中。時顯身手。婦女見了他莫不傾倒的。所以歐亨利確是一個四面八方的藝術家。

一段有趣的情史。在旦克薩斯省的華斯砲台地方。發生了鐵路大罷工。省長調遣省義勇團。歐亨利所屬的一隊也在其內。但是他去否可自由決定。歐亨利決定不去。不多幾時。他所愛的一個女子到惠谷去了。他聽見了。便垂頭喪氣了好幾天。懊惱萬分。他想用了官費到那地方去。旋即打了一封電報給華斯砲台。說道。「旦克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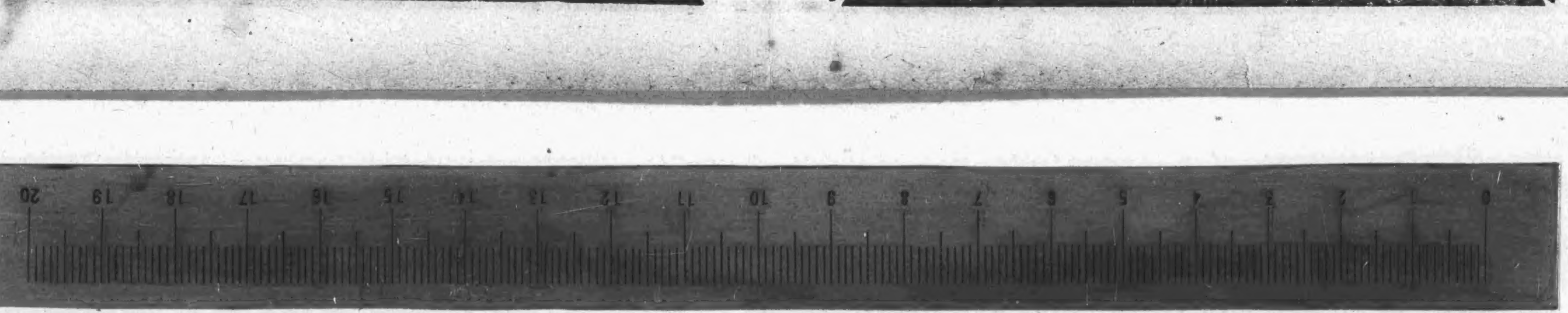
薩斯華斯砲台白蘭克隊長鑒。在我命令下的隊伍。如蒙需要時。可來服務。候覆。』白蘭克隊長命令道。『可趁下一班的火車來。』他到了車站。沒有收着轉運隊伍的命令。歐亨利仍舊趁火車。直到他能夠打電報。設法轉運他隊伍的時候。因為他已經關照那女子等在惠谷的車站上。後來伊說當火車駛進惠谷的時候。伊看見他坐在火車頭的機器鐵架上。膝上置着一枝鎗。他得到的不過是遠遠的望了望伊罷了。歐亨利一生中諸如此類的事情很多很多。

真是太呆板了。他趁着好機會購了一部印刷機器。便發行一種週報。叫做「流轉的石」。(維基按杜適Thomas Jusser有一句成語說。『流轉的石不集青苔。』意思就是說朝更暮改的人是不能積財的。)旦克薩斯省格而夫斯頓地方的牙醫士但尼而博士與他共同經營。他們在全幅的上部印了四個大字就是「來集青苔」。報上刊着滑稽式的時事記錄。短篇小說。詩詞。畫圖等等。開辦的時候。很是順流。有名的作家沒有一個不投稿給他們的。但是後來因為歐亨利入了政治旋渦。那張報又起了閱者的惡感。所以出版了一年。便停止了。歐亨利離開了旦克薩斯省。在

好斯頓住了幾時。再到紐奧連(New Orleans)去。然後跳到南美了。

第三章 在紐約的日子

恩史麗雜誌 歐亨利曾用辛辣的滑稽意味說。他到紐約去是爲了麵包而著作的。這句話是很好玩的。因為他說的時候。聲音特別放低。不是高聲瞎說的。他到了紐約。便和恩史麗雜誌發生了關係。那雜誌的主筆是李却特杜非(Richard Duffy)。歐亨利寫了小說。便賣給他們。他慣於把鉛筆削得尖如針頭。寫在黃色的紙簿上。歐亨利之來到紐約。一半是他自願。一半是由於杜非等人的慫恿。在那個時代。他發表的小說。大都是在美國的中部和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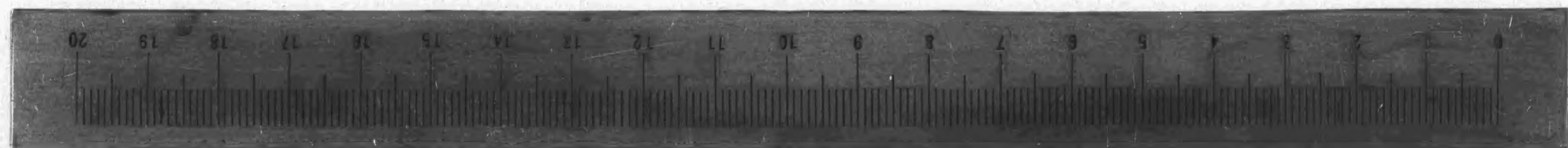




良晨箋

良晨箋是一種最  
新美術信箋。  
張枕綠題字。嚴  
個凡補畫。格式  
極別緻。  
印有紅色綠色藍  
色三種。任憑選  
擇。  
每百張實價大洋  
二角。  
每一千五百張。  
批價大洋二元。  
(寄費一律免加)

上海南市新碼頭裏  
良晨好友社發行





菜與皇」(Cabbages and King) 一集裏的小說。便是發表過在中部的。杜非等人知道他是善於做小說的。所以請他到紐約來。他也很願意。歐亨利去見他們的時候。是在一個春天的下午的傍晚。在出門遞進去一張署名威廉·西德南·包德的卡片。他們很奇怪。因為「歐亨利」是他的著作上的署名。信手得來的。他原名威廉·西德南·包德。從前恩史麗雜誌要發表每年的新計劃時。會寫信給他。問他那歐字(O)是什麼字的縮寫。因為他們要用他的照像。並且還要把他的名字完全登出來。使讀者的腦海中格外印得深些。他寄來了歐列弗(Oliver)。所以便用

歐列弗·亨利。這個名字問世了。他去的時候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腳步輕而無聲。第一次遇見他。我們覺着他最顯著的性質便是緘默寡言。他在紐約第一個下午和杜非等一同從唐街閒步到麥迪生公園。這一次散步歐亨利覺得是很長的了。還有一次很長的散步。就是他在很高的山上。走了一英里左右的羊腸路。上面罩着秋天的樹木。杜非指點下面的大地和遠處呈着深藍色的山脈給他看。他一些不動聲色。直到趁火車回紐約的時候。纔稍稍活動起來。杜非問道：「包德。你什麼事情啊？我想你是歡喜看真正的鄉間景色的。」他的回答是：「你怎麼能夠

望我欣賞大自然。當你同我走過那種的山。並且我穿了一雙新皮鞋的時候？」歐亨利摩撫他自己兩只腳。面上只自推出和藹可親的笑容來。在這時候。他的著作很多。單在恩史麗雜誌一期裏面。已有三篇小說。一篇署名歐亨利。餘二篇具隱名。

▼西第二十四街 他以後便住在西第二十四街的旅館裏。那個地方沒有甚麼能夠使他特別注意的靈感。他每天同杜非等人在早上。日中。和晚上相見。許多雜誌的主筆開始找尋歐亨利了。他的著作便很快的被人注意。但他不願同人認識。有一次他被人強逼去參與雜誌出版會。搭船到黑特森。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第三張.....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第三張.....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Hudson)。但是當船停在拍記西(Poughkeepsie)時。他逃到岸上。趁了第一班火車回紐約了。

▲紐約世界報 紐約世界報(N.Y. World)的職員但維司(Robert H. Davis)到他西第二十四街的旅館裏去。同他訂一星期供給一篇小說的合同。為期一年。這是一件難事。但是在有創造天才的歐亨利看來。也不過稍需努力一些罷了。就此他在一年中繼續寫了五十二篇小說。他的合同又繼續下去。除此以外。他仍舊有小說賣給別家雜誌的。他和世界報訂了合同後。住的房屋稍微大了一些。過園也適意了一些。他遷到附近第四樹蔭路的屋裏去了。在那裏他住了不多幾個月。又遷到歐文區第五十五號去。

他幾乎佔了下面完全的客廳。玻璃窗好像店的前面那樣大。他坐在窗旁邊。看外面茫茫的衆生。從歐文區又回到公園那裏。在西第二十四街教士居宅間壁的房子裏住下。這裏他又遷到西第二十四街的凱來杜尼。歐亨利正在中年的時候。身體便一天一天的軟弱下來。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和藹的態度却是永久不變的。一個冬天。他說道：「我要在夏天的時候死。」真的。他在夏天的時候。嘴唇上推出微笑來。他死了。據說他曾對病床旁邊的人說：「不要關電燈。我很怕在黑暗中回家。」

▼我的歐亨利

(其女瑪格爾著) 周浩泉譯

當我母親初次介紹我和他見面的時候。他尚未喚做歐亨利。——還叫別兒·包德。他對我第一次的表示。便是這一句自言自語。他笑着似乎對伊道：「你相信伊將來定能有所作為麼？」但是徒負此言。他的笑聲並未發生甚麼刺激。至今依然無所作為。

不料他所研究的目的。並沒得到甚麼答覆。因此似乎帶些報復的神氣。便霍地走開去翻覆他那張自己的小像。所以他也沒有將問題重說。

這件事情。對我與其謂為歷史的。甯可謂為紀念的。因為像這種幼



民權素一  
至十集五  
折出讓欲  
購者有長  
青週刊全  
份附贈外  
埠函購郵  
費自邀郵  
票代洋限  
一分三分  
南京路維  
新鞋號韋  
石如

鄱人今缺冷眼觀一銀山女王下  
影之花下彼得警長上祕密海島  
中新戀情下小說林出版新石頭  
記吳研人著又小時報九號十五  
號廿八號三九號四二號四四號  
四七號五四號七四號九三號新  
世界報自元號至二百四十號全  
份天韻報壬戌十二月四初五  
計二張吳語報壬戌八月全份諸  
君如願割愛者當以書藉或現金  
相酬接洽處圓明園路十號洛士  
利保險部何積珊

大江集

最短之短篇小說

已經再版  
二角二分

新體詩集。  
每冊連寄費  
胡寄塵著。  
每冊連寄費三  
角。

本園每年所用原料。價值在二三十萬元以上。今年營業更盛。原料需要更多。祇求貨色上等。不問價值之貴賤。希望種植家和畜牧家積極改良種牧。我們也受惠不淺呢。

本園貨物固是十分道地。裝璜也極美觀。已經通國皆知。所以經售的人不必費多少口舌和筆墨的廣告。能得穩賺錢。不過經售的人如有鑒別眼光。來批賣真正老牌的冠生園食品。你們的信用益發增加了。

國人往往不甚注意國貨。單就食品一項而論。總喜用外貨。這是一個缺憾。我們希望工商界努力改良。就希望熱心家切實提倡。至於本園出品。夠不夠提倡的資格。這是要請大家嘗試嘗試。憑一憑良心了。

本園出品各種菓子露。如檸檬、香蕉、桑子、杏仁、蘋果、等類。又果子類。如陳皮梅、南華李、陳皮橄欖等。又牛肉類。如結汁牛肉、果汁牛肉、牛肉屑等。又菓漿類。如杏子漿、李子漿、蘋菓漿。聽憑選購。竭誠歡迎。

上海九畝地  
漢口後城馬路

# 冠生園啟

冠生園披露

余缺民權  
素第五本  
有人肯割  
愛者願酬  
現金一元  
郵費歸余  
任時報短  
篇小說二  
三四照價  
購回寄浙  
紹東浦陳  
德峻後至  
壁還

壬戌九月初四十五  
十六三十一月初  
八初十廿七十二月  
初四初六十三廿二  
自由談穆辰公之伶  
史如願見讓請先來  
函接洽戲劇月報  
已故周瘦唐編祇  
出一期備贈著超叢  
活或雙熟新嚼墨蘇  
州西中市聚源齋轉  
徐魯君

「夢中世界」因篇幅稍長，未能在本報第一號中刊完。第二號中俟在積一刊完。第六號刊完。竣。此佈。良辰好友社編輯部

上海科發藥房啓



清血解毒內服神藥



每瓶一元



## 注入尿道百毒消除



止濁定痛化毒滋陰

花柳神藥  
防毒防濁萬靈萬安

印 有 詳 細 仿 單 函 索 卽 奉



年時代深印我腦內的紀念很多。但我狠囑咐地將他們宣佈。除非讀者諸君能捐棄你們的輕信。在我坐車遮棚的木桿上。懸着箇很巨的銀質飾物。是從聖誕樹上拿下來的。那時我還不能說兩個音的拼字。所以已覺有些模糊。但我還記得我車旁總有個成人站着。他狠明白我的意思。往往拿那飾物放在我可以嬉笑的位置。從此以後。他便是我的朋友。一言雖不多而都能心照的朋友。這樣的同玩同息。直到我那年八歲上沒了沒了母親。我們便常常分別。每到學校放暑假的時候。纔能敘首一會。在這機會中。我們始將那保留的情愛。再行相接。久疎的友誼。再行相交。但是照着天性關係。幼年的日子。往往不易印入腦中。『叔父藍墨氏』也是我們的良伴。這些故事。

讀了又讀。待到他對這原文微微有些迷離的時候。方才停歇。他狠歡喜攪着書籍朗誦。去催眠他唯一的聽客。若如讀了兩頁。毫無阻礙。他知道那天晚上便能安逸了。此外還有種普通的催眠娛樂。就是把他指端在臥榻的枕板上。擊出種種音韻。我們還輪流着試猜曲調。他每到受着熱烈喝采的當兒。知道睡魔早已退避。於是不得不另換方法。故意將那大拇指狠堅緊的夾在掌中。假如這種計畫又歸失敗。他有時便將那舞戲的假面具來替代。往往收着效果。——安然而退。講到我幼時的紀念。差不多都在黃金般可愛的光陰中過去。他時時微微地笑着。似乎有甚可喜的事情在心頭。可是總沒笑聲聽得。當我坐在他膝上的時候。總覺他兩腿搖抖。狠沉寂地微微笑着。有

時雖被玩具逼引。至多也不過極微地呵呵一笑。那唯一的玩具便是我。結果他還說出許多自造的笑話。我們這種至情和心印的日子繼續過去。可是不常表現出來。因我也曾遺傳着沉默的天性。這是最可異的一種個性。待我拿幾種方法來解釋和分析他。有許多人說他是怕羞。但我以為這不是真正的原因。其實也不過一種潔身慎獨的表示罷了。所以對於他人侵犯的緣故。他暗暗地只築了一層阻物。作為防衛。這阻物並非甚麼。不過是一個很謙遜的記號。『此路不通』罷了。有時那阻物也會變成說話。——一種防衛擾亂他沉靜的

■最小第一百零三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號三零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聲浪。一次有人問他默默地想些甚麼。便狠輕的答道。『我前曾有一犬。名喚洛浮。現在正追想他的死期。』這明明是一種謙遜的方法說。——不想什麼。從那偶然引用的詩文上看來。他也曾對自己諄有不滅的觀念。可是他只能空抱這觀念。決不能表示他們。總之。他不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浪蕩子。後來幾年中。我們度日的情形。一似我幼年時代的可紀念。可是我們的關係。總不像父女。依然似兩個良友。因他從未對我下過訓令。我也從未就他管束。或強隨他意念。最後幾年。他體質已衰。時常患病。然有時極奇。見他似乎毫無病容

。狠高興地坐在鋼琴旁邊打動和音。低低地彈着樂調。口中還唱着土語。我是他唯一的聽客。假如有的第三人闖來。那琴聲便寂然中止。因為喜靜靜趣的緣故。他有一次帶着一只琵琶和豎琴還家。他也曾教我奏過豎琴的和音。所以我們有許多時候都消磨在溫理曲調之中。當他靜坐的當兒。臉上往往露着一種凝思的沉態。至於所思甚麼。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是知心如我。也難推測。因為猶似凡人迷入黑暗之途。誰能鑒別路徑。去年的冬上。他在南山養病。有一天晚上。正在用晚餐的時候。他忽地非常高興起來。後來還很客氣

地款待了合家家眷。他從那客廳扶梯的第一級上。驟然狂呼着名人之名『白凡魯別兒！』當那發聲的當兒。他將一手的食指橫着上唇。更將另一手的食指垂直加上。這情景恰將那顏頰均分無二。呼罷。便大踏步走開。他已完全不是個恬靜的人了。於是有人進出這廳上。便十分注意及他。瞥然間。連他的影兒都不見了。後來還是我尋見他。正坐在墨黑的廊角上飽看山景。那時並沒月亮。十分黑暗。那黑暗不亞於他驟然的喪。維時狂風四起。山谷呼嘯。陰厲悽慘。恰如一種不幸的預告。我知他當也覺得。我又知他不願和我說話。所以我只坐在靠近的階上。這無聲息。沒奈何。大家只得緩緩地踱入屋中。(下期登完)